

# 大凉山彝族人钟情的索玛花

□ 阿克旭射(凉山)

度过严寒如冰的日子  
走过风风雨雨的季节  
我如梦的追求  
终于像索玛花一样  
开放在如诗如画的大凉山上……

索玛花 索玛花  
你用尽生命的色彩  
装饰了一个个  
大凉山明媚的季节  
凋谢隐去之后  
仍把生命的灵魂  
寄存于  
这片诗意的  
大凉山上  
彝族人 的灵魂里

索玛花 索玛花  
秋去冬来  
春去夏归  
一年又一年的绽放  
是你已久的等待  
也是我们  
大凉山彝人的梦想

——《索玛花》

欣赏春光,我们总是离不了莺歌燕舞,花红柳绿。谈起百花齐放,也总是记得桃红李白。而实际上,春光里有一种最平凡最普遍而又最美丽的花是杜鹃花。

每到春未夏初,凉山漫山遍野的花儿竞相开放。在各种各样的花中,最多的当属杜鹃花。只是,杜鹃花在大凉山被称为索玛花,正如杜鹃花在中国不同的地方被称为:映山红、金达菜、格桑花、山丹丹。杜鹃花种类繁多,花色绚丽,花、叶兼美,地栽、盆栽皆宜,是我国三大天然名花,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称为“高山玫瑰”。

索玛花是杜鹃花的彝语名称,彝语全名叫索玛薇薇,“索玛”是杜鹃,“薇薇”是花。索玛花是彝族的迎客之花,系杜鹃花科落叶灌木,落叶灌木。植物学家统计过,全世界有杜鹃花976种,我国就有562种,是杜鹃花分布最多的国家,其中500多种杜鹃花集中分布于西南山区,特别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可以说,凉山正是许多杜鹃花生长的“植物宝库”。

在踏青春游的时候,人们总是喜欢和它亲密接触,陶醉在它那无边的海洋里。古人也是一样地欣赏它们,特别是文人雅士,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赏花的诗词作品。在唐朝诗人李群玉的诗歌《叹灵鹫寺山榴》:“水蝶岩蜂俱不知,露红凝艳数千枝。山深春晚无人赏,即是杜鹃催落时。”诗人哀叹灵鹫寺的杜鹃花,是因为它生长的环境太偏僻了。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庙宇里,连那惯于攀高涉险的蝴蝶和

蜜蜂都不知道,更何况赏花的人呢?

这些被禁闭在围墙里的杜鹃花,有着外头花朵一样鲜艳的颜色,但是受到的待见却不相同。它们的芬芳无人发现,独自坚持到暮春,最后被时光催逼,坠落于地,度过了自己寂寞的一生。这里诗人也是有所指的。

明朝诗人苏世让也同样留有诗歌《初见杜鹃花》:“际晓红蒸海上霞,石崖沙岸任欹斜。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东风一树花。”这是诗人新年后第一次见到杜鹃花开放,它的颜色鲜艳,就像海上升起的朝霞一样美丽。更让人称道的是杜鹃花不选择环境,在悬崖水畔砾石的地方都可以生长。

不要说梅花、桃花等开得早,杜鹃花也是迎着东风开满了枝头,它也是报春的使者。诗人摆脱了写杜鹃花必写于归鸟啼的俗套,表达了随遇而安和乐观的人生态度。

而在面积超过6万平方公里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横断山区东缘。高寒的山地不仅分裂了高山杜鹃的族群,也给了它们坚毅的品性。在海拔拔的山中,几乎所有乔木都不能生长的地带,唯有杜鹃花能耐受冬季的严寒。它们彼此紧紧相依,形成难以进入的丛楼,这种“霸道”的作风排挤掉了许多别的植物,进一步巩固了杜鹃花的地盘。所以这里的杜鹃花灌丛是真正的原生杜鹃花灌丛,也是我国最值得保护的植被类型之一。

大凉山神秘、遥远、沉默,而又气势磅礴,大凉山的山风、秀水、莽莽苍苍的森林、牛羊以及美丽的姑娘等那些根植于彝人灵魂深处的事物,索玛花便是其一。

索玛花,在大凉山彝文化中象征着神圣吉祥、纯洁美丽,它是彝民族长期的审美活动中共同的心理积淀,索玛花还具有神圣、吉祥和幸福的含义。

在大凉山,索玛花最平凡,只要有地方,它就能够生根开花。它最普遍,最平易近人,不去摆那高贵的架子,开起来漫山遍野。它的鲜艳靓丽,它的多姿多彩,几乎无花能及。

索玛花是最受凉山彝族人喜爱的花卉,被称为彝族的族花。可以说,彝族人的一生,所有重要的时刻,都在歌颂索玛花。为何彝族人如此偏爱索玛花?这不仅仅与索玛在大凉山的分布范围极广,大都生长在高山无污染地方有关,还与索玛花在大凉山的悠久历史有关。它伴随着彝族人一起开放,彝族人居住在哪里,索玛花就生长、开放到哪里。

通常,彝族人将索玛花分为小索玛和大索玛。小索玛是索玛花中开得最早的,每年的3到6月,布谷鸟开始鸣叫时,小索玛就会一丛丛、一簇簇盛开在矮山腰上,以红色、白色的为主。大索玛的花期比小索玛晚一个月,一般长在山谷、深涧里。

在那高高的山岗、悠悠的森林、深深的幽谷,开放的索玛花,轰然点燃整个山川,燃得蓬蓬勃勃,燃得五彩缤纷。山风十里杜鹃开,见有佳人踏香来。彝家美女在盛开的索玛花丛中漫步,相映成画。

由此可见,在山风掠过的地方,索玛花不仅盛开在大凉山的土地上,也盛开了在凉山彝人的精神原野上。

世间的繁花有千千万万,彝人为何独独偏爱索玛花这种花?

彝族人居住在山上的清泉旁,与树木为伴,对树木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认为先有树木,然后才有人类和其他生物,人是树变的。彝族人认为,索玛花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方,它代表着美丽、圣洁和顽强,所以彝族人崇敬它、喜爱它,把它刻在了心灵的深处。

在凉山彝族人的日常生活里的餐具、马具、酒具,几乎都用索玛花树做材料,大的圆盘矮桌,小的饭勺都用索玛花树做成。由于索玛花树木质细腻,适合制作餐具、马具、酒具等器具,不易开裂,因此彝族人对于索玛花树有着崇拜和喜爱的情感。

地处大凉山腹地地带的昭觉,历史悠久,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见证了大小凉山两次“一步跨千年”历史,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的彝族聚居县。文化资源独具魅力,集齐“什扎”“所地”“依诺”三种北部彝语方言,有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存有彝族舞乐、彝族美食、彝族服饰、彝族文学等最原真的彝族风情,享有“中国彝族服饰之乡”“彝族文化走廊”“彝族民间文化宝库”等美誉。

昭觉县境内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境内连绵起伏的谷克德省级湿地公园、三岗火普索玛花海、亚洲最大的日哈乡索玛花海、姆拉特口花海、古里大峡谷等壮美景色引人入胜,漫山遍野盛开着一片火红的索玛花,犹如彩虹洒落在高原,恣意烂漫,令人赏心悦目、目不暇接。

索玛花,生长在海拔2200米到3000米以上的高原,矮小,根深,生命力极强,即使到了冬天,花儿没了,它紫红的枝干在太阳的照耀下,依然会像炭火一样通红。让人眼花缭乱的索玛花海和索玛花林,色彩缤纷,万紫千红,芳香四溢,充盈着整个大地山谷,走进那里的灌木丛林里,繁花灿烂,争奇夺艳,迥异于远处观望的景致。一道道山,都点缀了各类各色的索玛花朵。那些索玛花朵像夜空灿烂的星光璀璨夺目,美不胜收,构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

索玛花,兴许是最受山地民族喜爱的花卉了,彝族人不必说。地处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有着丰富的索玛花资源,目前已查明确的杜鹃花品种有大王杜鹃、大白杜鹃、山光杜鹃、淡黄杜鹃、皱叶杜鹃、腋花杜鹃、银叶杜鹃、密枝杜鹃、南烛等17个品种……每年到3到6月索玛花开时,视阔内皆是姹紫嫣红、鸟语花香……装扮成花的海洋,其繁多的品种、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宏大的规模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索玛花在大凉山彝文化中还包含了繁荣吉祥、热烈奔放、坚韧乐观、忠诚坚贞、事业兴旺等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索玛花就这样深深地融入了彝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图景之中,成为一株光彩夺目、不可撼动的文化树,这兴许就是彝人为什么比其他民族更爱索玛花并且乐于为其歌唱的缘故。

看吧,最美的索玛花就盛开在大凉山。最绚丽的风景,就在你我的身边。对于热爱旅行的人来说,昭觉不仅是绝美的秘境,更有向往的生活方式。远离城市喧嚣,云雾、山峦、绿树和草木为游客提供宁静与美的享受,让心灵在大自然的宁静中沉淀,感受大自然与人文的完美交融。

## 乡村“神现实主义”或现代性抒写可能——读张生全长篇小说《道泉记》

□ 沈荣均(眉山)

“陌生化”或者叫“审美陌生”,是新时期文学以来,几乎所有文学写作者的审美对标之一。尤其是长篇虚构文学写作的陌生化。因为它有着相当的难度系数,跨越难度本身就是一种写作价值。《道泉记》是“陌生”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价。在读完眉山作家张生的长篇小说《道泉记》的开篇“楔子”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概念是“神现实主义”——文学史家们解构作家阎连科《炸裂志》文学关系的一种学术模型,并非指向作者的动机本意,但我们由理由相信作者也有着相似的审美策略:在“现实”和“魔幻”之间,允许并见证另外一个分枝方向的通道存在——“神实”,摒弃固有真实时空逻辑,试图探寻那“不存在”的,隐隐约约,被现实时空掩映的幽暗关系。正是这种欲罢不能的“关系”,成就了《道泉记》的文学锦囊:一个老人打开一个神秘宝箱,里面充满了乡村孩童时代的困惑——在虚构文学的价值体系里,困惑亦即宝藏,梦寐以求又意想不到的宝藏。《道泉记》就具有这样的神秘趣味,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基于乡村文化借壤的现代性审美抒写可能。

### 立意: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

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常态理由,往往也是长篇作者的灵感触点。该书在这样一种原则下,架构着人物关系。它从上而下提出并揭示了一系列问题:农村文化重建问题,乡村可持续出路问题,传统农业(耕种)与现代农业“绿色发展”问题,环保问题,水土流失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再往下深究,“嘴巴”的问题就摆上来了。“嘴巴”的问题,直接与土地有关——矛盾交织的根源。道泉村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极其有限,只有一股水源——“道泉”,两坡梯田——“木槎坡”和“柞木坡”,剩下两个原始状态的大山堡——和高堡和荒茶岭。“嘴巴”的问题,继而引发“人”的问题。“嘴巴”关乎生存权。为谋求基本的生存权利,村里的两个家族“廉”和“石”,至少在三代人之间,引发了激烈的暗处对垒,甚至发展成明面的冲突。与之伴随的,个体的道德瑕疵小偷小盗,一点一点累积为乡村集体道德意识的滑坡。也就是说,贫穷限制了乡村个体道德自我崇高路径,也埋下了最后集体道德的不安。但,这一切又阻断于一条底线,那就是农民的良知:诚实。比如,小说的主人公于之的廉背,我们不能说他的道德没有问题,但是其能作为小说基本正面的人物存在,于最后的呐喊——“说真话”,廉背承认了那个志慧学权一事,与之呼应的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人物,那个最大的反派,廉背的哥哥廉把,他的所有道德问题,随着兄弟竞争、家族竞争、角色竞争等,不得不在小说结尾了断。廉把在侄儿面前露出赤裸裸的面目——自我放纵,恶狠狠说出了作为一个“恶人”的“人”的最后真话,而得对于“恶”予以清算或者自我救赎——“恶”在无遮蔽的前提下,完成“向善”的转换。

### 情感:悲剧意识与本关怀

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并不是小说的几处伏笔,而是贯穿作品始终的悲剧意识,它直接挂钩“人”的问题。或者说,人本关怀问题。作家是要讲关怀的。作家的关怀体现在作品系统里。《道泉记》的人本关怀,我想应该是,对土地的忠诚,对生存的关注,对道德的强化,对文化的坚守。比如传统老农民——志荣。志荣是志荣的老大,作者是把把他当做土地崇拜者塑造的。任组长,执着于种庄稼,包产到户后,带领兄弟抬石头砌石田坎。在村里青壮都进煤炭洞子挖煤或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带领村里老人,成立互助组种庄稼,就为了留存那点耕种念想。为了劝说更多人种庄稼,他选择外出当“春官”,推广传统农事,让土地崇拜者以“流量”的形式发出未来的光。而故事的始终,作者都试图在解决村里人的饥饿问题。当饥饿问题解决了,又开始关注村里人的娱乐,不管是反派的侄儿孙儿的娱乐城,还是志慧的茶生活和茶神节,我想,这都是作者赋予乡村的精神关怀,只是这些关怀,作者并没有常态武断地强加给人设,而是让他们以个体人格命运的形式,做出——对应的或非常态的选择。当然,作为读者,我们当然理解他们的选择。

### 构思:陌生时空与虚线隔离

《道泉记》的构思,无疑是精巧的。小说虚构了一个几乎与世半隔绝的村庄,以及两个家族一群人。因为虚构和想象允许距离的存在,这个村庄由此看起来似是而非,若即若离,有了原生态的异美。这就有点阎连科的《炸裂志》——那个村庄是断裂的,破碎的,离散的,粗砺路人的,它的问题“十分典型”,因为它承载了乡村向城市化何向演进的大命题。我们觉得它夸张,成为一个问题的志书档案或者“总案本”,但谁能否认那些问题本身的存在呢?同样,《道泉记》也是如此。

道泉村,大概封闭在相对独立的一段时空里,作为乡村道德阶段志志的脉络线团,虽然不像《炸裂志》那样试图“存史”,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价值路径——写成道泉村的“断代史”。它与我们现实的成长语境或许有着某种距离甚至是冲突,但我们似乎找到了记忆中的平行虚线,那些渐渐淡去的存在,梳理着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的不堪回首。我们与曾经的自己,与集体的过去,与那些斑斑点点宣告告别,并将悲剧性反思延续。比如,对个体忽视的排斥,对愚昧无知和偏见的,对贪恋权力的反抗,对生存主义的忘却,对自私狭隘的拒绝,对光与热的留存。

### 手法:原始崇拜与文化隐喻

作家坚持了一贯的白描手法,勾勒道泉村的风物、人



《道泉记》张生 著

像、事件,在情节的推动下,连续快闪出一幕乡村的动态漫画剧。这剧表面是反讽的轻喜,其实是严肃的大悲。我们翻阅观看它,就像自检每一个个体的背面或侧影。那些表演欲强烈的虚构脸谱的喜怒哀乐,烘托并垫高了作者力推的道泉的文化崇高,也掩饰了另一种关系的真实,当然这或许就是每一个旁观者曾经选择性遗忘,现在需要自我反省,审慎对待的生活参照。更为重要的一点,《道泉记》至少建构了两种价值崇拜:原始崇拜和文化崇拜。包括村里人对土地资源和水利资源的极端看重,如果哪家抢了谁家的土地,断了水源,那是要杀人要拼命的。这是原始的生存动力,也是真实的人性崇拜。再如,志慧发展生态茶产业,志荣带领一帮老人翻田坎蓄水,这是原始的自然崇拜。

“道”讲自然真实,违背自然真实,就有可能走向“恶”,反之,则为正面从善。而这一切,又在驳杂的象征和隐喻中,实现审美的抽象扭结。老槐树和大荒茶岭老茶树,是两个特别突兀的文学构象,它的留存和砍伐,直接关系了小说的立意高度。而《庄子》只是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教义,融于小说流动的始终。那样一种陌生化的语境借壤中,两棵老树和“半部庄子”,担当了显性亲近的导读角色。其二者的疏离感,直接指斥物欲于人性亲于土地于传统的戕害。这也是这部作品最为明确的现代性抒写可能。

基于上述几点阅读经验,我想,《道泉记》实现了我所理解的乡村现代性抒写的某种可能——如果说,“神现实主义”模型可以部分覆盖它的话,我想它也是“神现实主义”的一个新收获。

## 想念母亲

□ 张中信(成都)

### 乡间的母亲

母亲坐在黄昏的老槐树下,安静的纳着鞋底,身边的篾竹筐里放置着常用的针头、毛线,还有布条和锥子。

一丝不苟,线走针飞。母亲把鞋底的正面使劲儿捶捶,然后开始钻眼。顶针、拉线。循环重复,针脚密密的鞋底,一一顶满母亲针线的足迹。

有时候,母亲边纳鞋底边流泪。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她的肩上重逾千斤。母亲很想把整个岁月一股脑儿纳进鞋底,她咬碎自己的牙齿,也不过加深几行鞋印。

母亲经常悲伤的痛哭。痛哭时,双手抱紧脑袋,用衣袖掩住脸颊,不想让儿女们看见她无助的眼神。泪水在母亲的身上,衣衫上纵横洒落。她单薄的身躯,在秋日的寒风中,一耸一耸。我手足无措,面对母亲的痛哭,不知不觉间,双眼也蓄满泪水。母亲听见我嗷嗷的哭泣,猛然止住悲切的泪腺,破涕为笑,她哭笑不得的形容,一直铭刻在我幼小的内心。

野茶滩的月色,一茬冷漠。一茬清凉。30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老槐树下,面对这个无以复加的世界,却找不到母亲旧时踪影。

我怀念母亲的一颦一笑。也听见母亲呼唤我乳名的声音。若隐若现,随风飘逝。

### 慈祥的母亲

慈祥的母亲,是村庄的美人。端坐农家清苦的生活,笑容是我一生一世的牵挂。

母亲18岁嫁给父亲,直到88岁辞世,为八个儿女耗尽了70年光阴。一手牵挂儿女,一手操持生活。母亲的人生,省略了从一个屋檐到另一个屋檐的过程。

像扶正秧苗一样扶助儿女,像撮掇庄稼一样面对生活。在大半生的凄风苦雨中,母亲。我们就像你扶正腰身的禾苗,从来也没有倒下过。

母亲,你就像一盏盏豆油灯。虽然无法照亮我们的前程,可当你拨亮灯芯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你竭尽全力,为儿女们打开的一扇幸福之窗啊!

### 母亲生病了

母亲在山中打柴,不幸突发疾病。她一步一步拖着沉重的脚步,疲惫不堪回到家中,已是半夜时分。病卧床上的父亲,除了焦急的等待,无力支撑自己咳嗽的身躯。

“不要告诉孩子们,这点小病我们自己能治。”两个相依为命的老人,在寂寞清冷的夜晚用体温相互取暖,一直熬到天明。知道父母病倒在床的消息,已是三天以后。匆忙买了大包药品,我驱车连夜奔回野茶滩。眼泪在脸上不停地流淌,我却还得强装笑脸和司机聊天,为他提神。

“不要着急,老年人患病是常事,你已经够孝顺了。”师傅一边把车轱辘踩得飞快,一边安慰我。他哪里知道,两位老人从来都是小病不就医,大病当小病医。

天明十分,赶回老屋,却只听见父亲气喘吁吁的声音“你母亲去园子里拔菜了”,我的眼泪哗哗啦啦流淌下来。

“你大惊小怪啥啥子,这点小毛病还不得死。回去做你自己的事情。”抱着母亲瘦小的身子,我的心被一万只蚂蚁吞噬。母亲啊,你为儿女女操碎了心,却从来不肯顾及自己的身子。想起30前的那段往事,我常常泪湿衣襟。

### 想念母亲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跪在千里之外,我思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一个小个子的乡村农妇,一个目不识丁的山村女性,刀子嘴豆腐心的母亲,对儿女牵肠挂肚的母亲。

思念的指针,返回30多年前,我、五姐和父母4人相依为命。五姐还未出嫁,父亲一身疾病,我还在为学业奔波。开学的日子,需要300元钱。父亲却只能给我200元钱,他有些唉声叹气。母亲默默为我整理行李,我哭丧着脸离开村口时,母亲掀开自己上衣的内袋,费力地掏出一个油布包,咬咬牙摸索出200元钱,偷偷塞进我手里。

“去好好念书吧,不要想着家里。”母亲这句平平淡淡的叮嘱,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把领到的30多元工资交到母亲手里,母亲用颤抖的手紧紧攥着那一叠票子。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却发现手提袋里装着100多元花花绿绿的票子。

20岁那年,我在《巴山文学》发表了一篇小说,获得了10元稿费。母亲边唠叨边掉眼泪:“没想到,我的女儿也会写书了,写书也可以挣钱呢。”

母亲的唠叨,一直活在我的文字里。翻拣30多年前的时光,我在一茬又一茬为母亲悲伤的哭泣。

### 母亲催我回老家

四世同堂的母亲,住在成都以西的母亲,88岁的母亲,忽发奇想,要回老家去。

30多年前,自从父亲亲手卖掉老屋,在故乡野茶滩,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了家。

住在城里的母亲,时常念叨老家的山水林田,包括独卧寒山的父亲。回老家去干嘛?我诘问母亲。除了一根古老的根须尚存,在老家,我们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母亲精神尚好,耳聪目明,一下午可以追剧五六集“小燕子”。根本看不出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征兆。因而,母亲催着回老家的事情,我压根没有当回事。

那天,当我站在物是人非的故乡,看风吹雨打,听山风浩荡。儿时的影像挥之不去,现实的残破近在咫尺。母亲,这难道就是你魂牵梦绕的老家吗?

我决定带着母亲回家,回到故乡野茶滩去。然而,未等我们启程,母亲突然撒手离去。

母亲啊,我们带你回家,带着你的灵魂返回故乡。